



人造訪問幻想曲 (五): 香港離地書店

文: thebookshop

位於香港藝術中心地下，中英文書並重，種類包括表演藝術、視覺藝術、攝影、建築、插畫、詩歌和兒童書，還定期舉辦藝術文化活動。網誌: mccmbookshop.wordpress.com

十一月，建築師張智強絕版多年的著作《My 32m² Apartment》再版印畢，一小幢放在書店中央桌面的左下角。沒有佔據太多位置。因為書和他那只有三十二平方米大的家一樣，呈瘦長狀，找到桌子上一條僅有的沿邊，便可降落，疊起，向高空發展。十分便利，很「香港」。

「所以他沒想要更大的房子嗎？」朋友於某星期六一場張智強有份參與的講座中，轉過頭來問我。「他在那裏住了三十多年，空間體積不變，空間設計卻一直在變。麻雀雖小，五臟俱全，大概就是最適合的形容了。」我說。朋友緩緩一笑，表示滿意。

當「香港」成為形容詞的時候，通常離不開速度效率與空間挑戰的話題。

我們的書店 thebookshop 就可謂香港其中一間最「香港」的書店，盤踞藝術中心地下一隅，佔地不足二百呎，卻收藏了逾一千五百個書目，超過五千七百本書；活動滑門幾乎不佔空間，書架和陳列架盡量貼牆，白油漆處理過的實木酒箱疊於書店中央，充當典雅書桌和雜誌架，桌上的書本會整齊堆疊但不會過高，無阻視線，地方雖小但仍能保持適當的空間感，增取最多的流動位置，為尋書、打書釘的人提供一個可留駐的空間，不會感到侷促。

空間的限制對於書店是挑戰，但同時成就它作為獨立書店的個性和風格——沒有最完善和充裕的配件支持，卻擁有把有限資源發揮到極緻的心思，而且當中往往包含了不着跡但細心觀察下仍可發現的手工和時間。也正如一個活生生的個體，書店總想辦法定時轉換形象，為生活加添情

趣！最近，書店便在玻璃窗的位置掛起兩幅本地藝術家劉掬色結合繪畫和印刷技術的當代抽象作品，選畫如選書，背後堅守著既支持本土創作，同時引入更廣闊視野的信念。

走在書店，十步之內可抵斜對面的升降電梯，到中心各樓層上班上課、參觀展覽或到咖啡室、餐廳小休，三步之內可連接樓梯，逃竄下層電影院或上層劇院，二十步之內可達中心玻璃門出入口，十分鐘內便可步行至灣仔渡輪碼頭。書店週邊配套便利，單從地理位置已充分體現現代社會的生活模式和節奏。

但便利同時隱含着危機，暗示了現代消費選擇的多樣性對書店的威脅——光影聲色都是即時及多重感官的享受。太多叫人分心的誘惑，還有多少人會選擇停一停，流連書店，展卷閱讀，觸摸紙張的質感？

書店位於中心地下人流必經之處，在書店日子久了，不期然得出一點對人的觀察。人們行走的時候，若是一家人到來，不論大人多麼沉穩地走着，其中的小孩也一定會離地，可能是身體輕的緣故，也可能是對身邊事物特別好奇。蹦蹦跳，不甘待在人群中，離地的時候人會變高，也比別人走得更前，在僅有的時間內向前跨更大步，飽納四周尚待發現的新鮮的空氣。所以，離地總帶點衝破空間和時間規限的野心。

二零一三，末日以後，是重生，也是重新認識自己和他人的最佳時機。保持獨立以外，書店也如孩子般，不斷練習離地的本領。末日後磁場逆轉，離地，可能就是生存的關鍵。